

渡边淳一 著

朱书民 译

梦 幻

一位有妇之夫与一位有夫之妇的感人肺腑的婚外恋故事……

珠海出版社



90181079

渡边淳一
朱书民
译著

梦幻



珠海出版社

I313.4

1037

本书由作者授权
珠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渡边淳一著

ISBN7—80607—513—5/1·216 ￥20.00

I. 梦…

II. 渡…

III. 小说—日本—当代

IV. I313.54

梦幻

◎ 渡边淳一 著

朱书明 译

终审：成平

责任编辑：力群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

印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邮政编码：516001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25 字数 275 千字

版次：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20.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作者与作品简介

本书作者渡边淳一，日本当代著名作家，男，1933年10月24日生于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毕业，医学博士，1965年以《死后整容》获第十二届新潮同人杂志奖，《光与影》获1970年度上半期直木奖，《远方的落日》1980年获吉川英治文学奖。主要代表作有《花葬》、《化身》、《白夜》等。作者近年来以创作高层次的畸型爱情小说驰名于日本文坛。

本书先于1989年2月28日至1990年2月26日在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晨刊）上连载，后于1990年7月14日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作品出版后在日本一举轰动。

作品主要描写一位有妇之夫与一位有夫之妇的感人肺腑的婚外恋故事。年过半百的作家安芸隆之与35岁的和服设计师浅见抄子在一次和服展示会上偶然邂逅，从此堕入爱河，不能自拔。两人一次又一次地密约偷情，游伊豆、赏樱花，饱览北国风光；与此同时，背弃家庭的自责与如胶似漆的热恋交替地折磨着这对纯情的中年爱侣，违背社会公德的愧疚与追求纯真恋情的向往深深地扭曲着两位“第三者”的心灵。最后，经历一场又一场的磨难，借助于“天意”，这对有情人终于义无反顾地切断各自的退路，携手奔向幸福，奔向自由……

作品以细腻的笔调深刻地揭示了“婚外恋”中两位“第三者”的内心世界，把受到社会谴责的“第三者”的困惑、愧疚、欢愉、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译者

1998年9月19日

于上海

目 录

早 春.....	(1)
春 晓	(37)
花 冷	(57)
绿 荫	(97)
白 夜.....	(120)
凉 夏.....	(155)
阵 雨.....	(185)
皓 月.....	(212)
秋 原.....	(262)
冬 河.....	(312)
冬 馆.....	(358)
后 记.....	(382)

早 春

透过树丛极目望去，无边无垠的大海熠熠生辉。

沿着和式房间外廊是一排山茶花，头上是百日红，远处便是水天一线的茫茫大海。

安芸隆之就爱从这间房放眼远眺。

身居这间朝向大海的和式房间，可以欣赏房外四周的各色花木和四时变换的风花雪月。

然而，安芸最喜欢的，还是早春时节在这间房里向远处眺望。

东京依旧天凝地闭料峭春寒，甚而有时纷纷扬扬地飘冰花；这里却已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

这次下榻此间，为的就是早早感受春的气息。

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与浅见抄子共度春宵。

不知为什么，抄子一说可以外出一天，安芸立刻就想起伊豆这间旅馆。

“从热海乘车不要十分钟，是一家廓落幽静的旅馆。”

听了安芸的解释，抄子欣然应约。

“简直像是蓬莱。在中国的传说中，蓬莱位于东方的海上，是神仙居住的长生不老的天堂。”

“是么？去了就不能回来了。”

“是啊，那就回不来了。”

话是这么说，其实显而易见，抄子是言不由衷。

可是，安芸却半认真地想像着果真不能回来的情景。

“以前我就幻想过同你一起去。”

安芸坐到走廊边上的向阳处，点上一支烟。

“到这儿我就放心了。”

“放心？”

“你不觉得？”

房间座落在一个斜坡上，眼底是郁郁葱葱的樟树和杨梅树。

“大海真是风平浪静啊！”

抄子凝视着大海，身上穿的葡萄绿套裙在春天的阳光下显得温煦柔软。房间里只剩他俩时，抄子渐渐安定下来。

忽然，左边树林里传来一阵鸟叫声，鸟儿飞走了。尾巴又细又长，准是鸚。

安芸将身子探到廊边，抄子也弓起上身。山茶花茂密的树梢成一个斜面，正好可以居高临下地举目鸟瞰。

“好刺眼啊！”

崖下就是大海，透过树丛望见的海面波光粼粼。

“太阳要落山了。”

“四点多了。”

抄子瞟了一眼手表答道。安芸吸着烟蒂，仰望天空。

百日红高挂在弯曲的枝头，枝头上是正添红晕的晚霞。春风料峭，空气却湿润润的，像是含有水蒸气。

“哦，真是春天了。”

“跟东京可是两个世界呀！”

安芸想起“春意盎然”这句话。春就挂在枝头上。

“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一到这里总要留连忘返地逗留几天，说是这儿有梦往神游的日本风光。”

“这种心情不难理解。”

“我们也多住几宿吧……”

抄子顿时扭过脸去。住一宿已经是勉为其难，要住三四天谈何容易。抄子或许是想这么说。

“对不起！”

“用不着道歉。”

安芸分明知道抄子是有夫之妇，只是情不由己才脱口而出。

“你想一直呆在这儿？”

“倒也不是……”

眼下，如果只是撰稿，并不是只能住在这间旅馆。

“在这儿能望见大海，心情要开朗些。”

安芸曾有过多少次念头，想同抄子在看得见大海的地方同居几日。不过他知道，这个夙愿要想实现，不啻牵牛下井。

房间右侧是高大的山茶花和丹桂，外头是绿草丛生的庭院。庭院里，从带门厅的主房到茶室式的客厅，中间有一道走廊。院落是斜坡上的一片平地，给人一种开放感。

两人穿上摆在走廊头上的草履，来到草坪尽头。

在这儿可以望见温泉浴室的房顶，沿着右手的下坡，一条走廊通到浴室。

“下面的温泉是涌泉，过去从山上直接涌流入海。”

安芸曾经洗过几次涌泉。

“这一带土地同源氏家族关系由来已久，传说有座桥叫作逢初桥，就是当年流放犯赖朝同北条政子幽会的地方。”

抄子听了莞尔一笑。安芸忙问：

“笑什么？”

“我觉得，赖朝这个人的形象同幽会这种艳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是啊。不过，可能是赖朝年轻时候的事吧。”

“那是樱花吗？”

通往浴室的走廊头上有一棵开着花的树。

“可能是早樱吧。”

“到底是这儿气候暖和呀!”

弥漫着水蒸气的天空渐渐从西边沉入暮色之中。

“那边是伊豆半岛。”

伊豆半岛右端突出，像是要遮住后面的相模湾。那黑乎乎的端部是码头，里面带点儿紫色的，听说是冬季捕鱼用的鱼梁。

“前方看上去平平坦坦的是初岛，远处依稀可辨的是大岛，晴天的时候，站在这儿也能望见袅袅炊烟。”

“好近啊!”

抄子手支在额头上，双眼眯成一条缝。稍稍敞开的前胸，令人联想到 35 岁的女人的成熟。

“这样风和日丽的日子可真是少见哪!”

两人面前是一棵棵山茶花和杜鹃，外面的八重水仙绽开一朵朵小花。

“带我来这儿，太开心了。”

抄子面向大海，双手拢起秀发，那扬首伸眉盈盈欲笑的神情中，并不见一丝背着丈夫登山临水外出偷情的阴影。

黄昏中看罢大海回到房间，安芸在旅馆的浴衣外又套上一件短外褂。

“到下面浴室去看看吧。”

离晚餐还有一个小时，正是洗温泉的好时机。

“浴室内的设施都是扁柏木的，风格独特。沐浴着温泉，观赏着暮色中的相模原，真是胜似神仙哪!”

“可是，浴室只有一间吧。”

洗涌泉才野趣无穷。浴室不分男女，只是女性入浴的时间是固定的。过了 6 点的现在正是男性入浴时间。

“刚才给浴室打过电话，说里面没有人。”

旅馆只有 20 套住房，每套房里都有扁柏木浴缸，没多少人去洗涌泉。

“去吧，浴池比客房浴缸宽敞多了。”

同抄子一起入浴过一次。那是半个月前在安芸的公寓里幽会时，趁抄子入浴的当儿硬挤进去的。

“就去一下吧，再说还可以看看四周的风景。”

抄子总算答应了。

她到里间更衣，少时，身穿白底兰花浴衣出来了。

“是你自己设计的？”

“不好看？”

“不，很漂亮。白底兰花，漫漫春夜，好不罗曼蒂克！”

擅长和服设计的抄子大概是特意为这次旅行带来的。

“天有点儿凉，再加件外褂吧。”

抄子身材不高，瘦削削的。她披上短外褂，带上毛巾。

安芸的头脑里蓦地闪现出婚外恋的意识。

通往浴室的幽幽曲径是一条在陡坡上修起的倾斜的石阶，石阶一边是扁柏，上头是杉树皮搭的顶棚。斜坡上，天然树木浓荫蔽日，不时可见大树根赫然凸出地面，更增添了几分山野情趣。

石阶两旁没有纸灯笼为脚下照明。透过树丛，只见西天还残留着黄昏的余晕。在房间里俯瞰时觉得林木茂密苍翠欲滴的斜坡上，不少是凤尾蕉、海枣，还有鬼羊齿、八角金盘、月椰子一类热带植物，还有一起生长着的一簇簇小山白竹，令人赏心悦目，趣味盎然。

下到石阶半中腰蓦然回首，但见棵棵大树伸展着万千枝条直刺云天。暮色中微微泛黄的是樟木，深绿色的像是杨梅树。

“桔子熟了。”

抄子指着斜坡的半中腰。仔细一瞧，是橙子。

刚才在晚霞中一定是映得黄里透红，此刻在暮色中显得黄灿

灿的。

沿着石阶再往下走，越过两盏纸灯笼，来到浴室门口。推开木门，果然空无一人。抄子还在踌躇，浴室看门的老人出来说：

“没关系，不会有人来了。”

安芸开始脱衣服。抄子好像也拿定了主意，把毛巾放在篮子上，解起身上的腰带。

安芸先下水，身子没进浴缸里。

涌泉中含有钾和钠等氯化物，无色透明，滑润怡人。

全身浸在泉水里仰头一看，扁柏木搭的天花板足有七八米高，上面吊着四只球形吊灯，把浴室照得雾蒙蒙的。

安芸伸开两腿，背靠在浴池边上。

从正面两扇大窗户越过树丛，相模湾尽收眼底。夜幕已经降临，海上却月白风清。乘着夜色正观赏大海，浴室门吱地开了。是抄子。

宽大的浴池不时泉水四溢，柏木帘子悄无声响地随着水波悠来荡去。

与更衣室相隔的门开了，却半天不见抄子的动静，回头一看，原来她正穿着浴衣蹲在门口。

“太亮了吧。”

抄子似乎为室内太亮窘迫不安。

“没关系，进来吧。”

“不，我不洗了。”抄子站起身，“说不定会来人的。”

“别担心，刚才看门的不是说过没关系了么。”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抄子嘴上这么说，眼睛却不无遗憾地盯着浴池。

“好像含有盐分，泉水滑润润热乎乎的。难得来这儿，饭前就该洗一次。”

“我回房间去洗。”

现在别无他人，等会儿就不一定了，万一有人来，男女同浴岂不狼狈。

“太遗憾了……”

安芸十分惋惜。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固执任性的女人，一旦决定不洗，就绝然不会下水。

“那就夜里一起来吧。”

“等你睡觉时我自己来。”

“那不行，到时可要叫醒我哟。”

抄子关上门径自走了。

透过门玻璃，望着她的身影翩然离去，安芸喟然长叹一口气。

抄子一向谨慎细心，不知这次幽会是怎样搪塞丈夫的。

与抄子相识是在一年半之前。

那天，适逢秋季和服展在日比谷一家饭店举行，安芸漫不经心地路过看看。

展出的主要是女性服装，也有男式服装展台。其中有一块灰绿色结成茧绸面料，配一条深绿色腰带。那庄重的色调引得他不觉仰观俯察起来。于是，一位女店员走近前来。

“怎么样？”

安芸喜爱和服，居家休息或外出就会常着和服。干作家这一行，穿着就不拘一格。

“要是您喜欢，就请试一下吧。”

店员像是厂家派来的，动作娴熟地将面料搭在安芸肩上。

“这是你们店独家设计的？”

“布料不是，色调搭配是本店专属的服装设计师设计的。”

“颜色很不错。”

“谢谢！您喜欢的话，要不要叫设计师过来？”

店员回头朝里面招了招手。

“今天真巧，设计师来了。”

安芸盯着面料的当儿，又过来一个女人。店员都穿藏青色和服，唯独这女人穿白罩衫，下着深蓝色裙子，脖子上系一条佩斯利涡旋纹花呢围巾。

“这位先生喜欢这种色调……。”

听了店员的介绍，女设计师轻轻地点头致意。两侧头发微微膨起朝上卷，长脸显得紧绷绷的。设计男式和服的，安芸猜想准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料到才 30 岁左右。

“这是你设计的？”安芸问。女设计师连连摇头？

“我只设计了腰带。”

“那么，就是同这件和服……”

“我觉得合适，就搭配起来试试。”

女设计师也许很少同顾客直接交谈，答话别别扭扭，不过她那紧张的表情却不乏几分天真。

“常买和服吗？”

见他老瞅着和服，设计师问。

“碰上喜欢的就买。”

“这边还有几种。”

设计师又把货架上摆的其他几件拿给他看。都是和服面料配着腰带，有的从短外褂到衬里都搭配齐全了。

巡视一番，还是起初那件结成茧绸同腰带的搭配最和谐。安芸再次拿起来细瞧，她顺势对着镜子将面料搭在他肩膀上比试。

“颜色深了点儿。”

“不深。看上去像是灰色，其实灰中带绿。”

这种灰色乍一看显得暗淡深沉，细一瞅，又有一种生苔似的光泽。

“腰带是你设计的？”

“我觉得这种颜色最合适……”

萤光灯下，苔绿色的腰带画龙点睛般地衬托出沉稳大方的灰色。

“好吧，要。”

安芸只要看中就会欣然解囊，而这次未免剖决如流，甚至有些大刀阔斧了。本为消磨时间到展销会上随意转转，没想到竟动起真格的，连他似乎也始料未及。标价近 50 万元的结成茧绸面料，加上新设计的腰带，足足 60 万之多，只搭在他肩上比划一下就慨然成交，展销会上如此买主恐怕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安芸取出名片，女设计师赶紧道一声“对不起”，递上印有浅见抄子的名片。

“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请同我联系。”

或许是天缘奇遇，从观赏灰色和服那一刻起，安芸和抄子就被那条深绿色腰带联为一体了。

后来，在灰色结成茧绸和服做成的 12 月下旬，安芸和抄子二人再度相逢。当然，那时安芸系的就是抄子设计的那条深绿色腰带。

“我是想让你看一看……”

他借口让她看看和服，实际上是对这个有几分天真的女人产生了兴趣。

天忽然冷起来，约定在筑地一家河豚馆会面。安芸先去等候，到了约定的 6 点整，抄子如约赶到。

抄子像是头一次在餐馆同男人约会，总显得难为情，慢慢习惯了话才多起来。

于是安芸了解到，抄子是个 35 岁的有夫之妇，有个四岁的儿子。

展台里的店员说抄子是公司专属的设计师，实际上她是自己单干，大部分为举办展销会的那家公司设计，其他公司的设计业

务照样承办，像提包、饰物一类与和服配套的小件物品也设计。

“你颇有名气啊!”

安芸半开玩笑地一说，抄子慌忙摇头否认。

“跟西服设计师不同，和服设计师人数不多，工作也很单调。”

的确，像抄子这样独立门户的设计师是寥寥可数的。

可是，抄子执着地在和服设计这单调而前景有限的天地里奋力追求，反倒使安芸好感倍增。

她本来就喜爱设计，在都内美术一类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装潢设计公司工作，后来进了一家大型和服公司，从此开始专事和服设计。起初是设计浴衣、碎白道花纹巾，渐渐地从一般的和服到腰带都能设计了。

抄子是在和服公司结婚的。丈夫长她一岁，在一家经营医疗器械的公司工作。问她“你先生怎么样”?抄子含糊其辞，安芸便不再追根刨底了。

在此之前，抄子并不认识安芸，见了名片上的姓名，恍惚觉得在哪儿听说过。回家的路上她终于回想起来，安芸是位作家，以前曾读过他写的有关女性的杂文。

“对不起!”

抄子向他道歉。其实这并不是抄子的过错，但她的坦诚却颇得安芸欢心。

不过，抄子对安芸似乎仍怀有戒心。

“看你写得那样可怕，准讨厌女人吧?”

抄子仿佛有几分拘束，问话也拙口钝腮的。

“我没写过什么可怕的东西。”

“可是，你总是那样理智地冷眼观察女性。”

“只是提起笔来一时聪明，平素却胸无点墨。”

其实，跟一般的男人没有两样，一旦爱上某个异性，也会海

誓山盟地久天长。安芸想这样解释，又觉得过于外露反而会使她困惑。

从那以后，每当有展销会或和服展览，抄子都会来通知。安芸有空必去，邀她喝咖啡、下餐馆。

既要工作，又要尽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必定是肝食宵衣茹苦含辛。一开始没看出她像有家的样子，甚至外表也不像 35 岁。她身材小巧，面容清秀，言谈举止干脆麻利，比实际年龄显小。

谈起工作或公司，她随口就是：“不可能！”“不行！”抄子对同业界陈腐的体制和未确立设计师的地位总是愤愤不满。

听她所说，的确言之有理。可是人世间许多事并非有理走遍天下。每每安芸搬出这番理论，就惹得她忿然作色，面红耳赤。

“可是，我说的总没错吧？”

真是无奈，抄子的头脑里似乎只有是非曲直黑白分明，而毫无暧昧折衷。

对她的清高，安芸既折服，又欣赏。

老谈这些她就一味地强辩不止，望着固执己见的抄子，安芸想起她的家庭。

她那长她一岁的丈夫也绝对相信正义，在努力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开始赏识她的设计才能，继而又折服于她的清高。现在，安芸想摧毁她的清高。她那一本正经的面容下包藏的真是这种思想？他禁不住想揭开这层面纱看个究竟。

到了展销会邂逅一年后的秋天，安芸和抄子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了。那阵子，安芸常下榻在芝的一家饭店仰屋著书。他习惯在动笔前喝两杯，抄子好像已经心有灵犀。

一请她到房间坐坐，她便怯生生地应邀而来，还要问上一句：“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进入一个男人的房间，她虽戒心犹存，却又对一位年长自己

许多的异性感到好奇。

从此，两人每日互通电话，每周一次幽会。

本来安芸就是自由职业，在时间上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抄子也是独户单干，会面很容易约定。

况且这两三年都不大回家，多半是独自住在原宿的公寓里。倒也不是对妻子有什么不满，或是家里有什么不好，而是随着光阴荏苒，相互间有一种不和谐感，久而久之彼此淡然疏远了。

当然，妻子对安芸肯定也有诸多抱怨。到这种地步双方仍未正式离婚，原因是这种分居并没给双方带来什么不便，他们渐渐都适应了。可以说，这不是抄子主张的黑白分明，而是安芸习惯的暧昧折衷。

住在公寓里，一位年长的女佣每天来照料安芸，她一回家，就剩下他自己形影相吊。

早上睡懒觉的安芸夜里往往工作到月落星沉，抄子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飘然来访。

可以说，两人的幽会条件得天独厚。

尽管如此，安芸自己也没意识到会这样迷恋抄子。

每次邀她来总是打着这样那样的借口，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女性的好奇心促使他一点点地接近她。

就年龄来说，她显得天真无邪才华出众。

这些使得他益发钟情于她，渐渐地爱意愈浓，以致不知不觉中不能自拔了。

当然，安芸以前也有过外遇，与抄子相比有的容貌更美些；有的在社会上更有身份。

然而，现在安芸所迷上抄子的，并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

一次又一次地与抄子幽会，安芸深切地感到自己正愈来愈深地堕入情网。明知长此以往必将无可挽回，却又不肯迷途知返悬崖勒马。